



引用格式:孙炳炎. 莱博维奇的社会主义观探析[J]. 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21(1):41-49.

中图分类号:A8 文献标识码:A

DOI:10.12186/2020.01.006

文章编号:1009-3729(2020)01-0041-09

莱博维奇的社会主义观探析

An analysis of Lebowitz's view of socialism

孙炳炎

SUN Bingyan

南开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津 300350

摘要:当代西方著名学者迈克尔·A·莱博维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对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理论规划,并积极将之付诸实践。莱博维奇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将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界定为人的全面发展,认为它立足于“社会主义基本三角”之上。在莱博维奇看来,通往社会主义的路径只能是马克思的革命性实践,这种实践应该从现在就开始,这是工人斗争的过程,必须赋予思想观念的改造实践以重要使命。作为“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建构的旗手,莱博维奇在总结反思20世纪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充分肯定和赞扬查韦斯领导下的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同时提醒人们认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和阻力。

关键词:

莱博维奇;
人的全面发展;
革命性实践;
21世纪社会主义

[收稿日期]2019-09-26

[基金项目]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TJKSQN19-001)

[作者简介]孙炳炎(1989—),男,河南省长葛市人,南开大学讲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国外马克思主义。

“什么是社会主义”不啻是一个决定现实社会主义命运的重大命题,正确地回答这一问题,能够引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向胜利、呈现生机;反之,则会使无产阶级事业遭遇挫折、陷入低谷。迈克尔·A·莱博维奇是当前世界非常活跃、颇负盛名的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其著作《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被评为2004年马克思主义研究英语区最佳著作。莱博维奇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方法并切实地运用,对当代工人运动以及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形成了一系列独创性的观点和思想。难能可贵的是,莱博维奇并未陶醉于自身所建构的理论体系之中,而是积极地将之付诸实践。作为已故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的理论顾问,其理论对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产生了直接和重要的影响。

一、社会主义社会的核心

与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相径庭的是,莱博维奇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坚信马克思“两个必然”的判断,孜孜不倦地对资本主义展开批判,并努力寻找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莱博维奇认为,人们习以为常的这句格言——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去哪里,那么任何道路都会把你带到哪里——已经被近年来新自由主义、帝国主义的暴行和尽全力创造一个替代性选择的虚拟破坏等实践所颠覆,“我们的经验显示: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去哪里,那么就不存在到达的道路”^{[1]43}。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其最终理论旨趣是通过人类社会一般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特殊发展规律的揭示,为革命的无产阶级提供一种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途径。然而,如果不能确定未来的理想社会是什么,正确的道路便无从谈起。因此,在莱博维奇看来,

马克思主义必须首先回答“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是什么”的问题,只有我们具备了关于这个“更好世界”的知识,才有可能将其付诸实践。莱博维奇将替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定义为一个允许人的潜能充分发展的社会,“每个个体都能够发展他自身全部潜能的社会”^{[2]13}。社会主义的核心是人的全面发展,任何阻碍这一核心目标实现的因素都应该被扫除。基于这种认识,莱博维奇认为,人类未来的理想社会至少应该满足以下两个基本要求:其一,它以每个个体自身潜能为尺度,为其充分发挥提供相应的机会和条件,注重差异性,“由于我们不是完全相同的,我们自身发展所需要的东西也就各不相同”^[3];其二,它尤为强调覆盖范围的全面性,不舍弃任何一位社会成员,“简而言之,我们的目标不能是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一些人能够充分发展他们的能力,其他人则不能”^[3]。

以人的全面发展来描述人们所憧憬的“更好世界”,莱博维奇认为并非自己的首创,而是直接来源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恩格斯起草的《共产主义信条草案》,是第一个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科学纲领的“最初版本”,得到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全体与会代表的肯定。针对“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这一问题,恩格斯写道:“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4]373}在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纲领的“最终版本”《共产党宣言》中,这个目标被表述为:“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422}近半个世纪后,当朱·卡内帕请求恩格斯用简短的一段题词表述未来的社会主义纪元的基本思想时,恩格斯作出如下答复:“除了《共产主义宣言》中的下面这句话,我再也找不

出合适的了。”^{[6]647} 恩格斯所提供的简短文字正是上面《共产党宣言》的那段话。可见,若从肯定的角度出发,以人的全面发展来描述社会主义社会的确再合适不过了。莱博维奇还将人的全面发展溯源至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中,认为它“是马克思关于人类财富观的根本”^{[7]277}。在莱博维奇看来,马克思的财富概念应该从资本和工人的双重视角加以界定。对资本来说,财富是价值、剩余价值,是积累起来的剩余价值,货币是其一般表现形式,生产资料是其特殊表现形式。对工人来说,财富是使用价值,即只有满足工人某种需要的物,才是工人意义上的财富。据此而言,“财富从物质上来看只是需要的多样性”^{[8]524},“是在普遍交换中产生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8]479},财富的增长就是需求的增长,是“人的生产力的发展”和“个人的最丰富的发展”。莱博维奇得出的最终结论是:“马克思提出的实际财产理论之核心在于‘丰富的人’的概念。‘丰富的人’是指人类的能力获得充分发展以致能够‘达到全面的满意’。”^{[7]181}

1990年代末所发生的“苏东剧变”无疑是社会主义遇到的一次巨大挫折,世界各地都有人将此视为社会主义失败的证据。然而在莱博维奇看来,以苏东剧变为论据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无法立足的,“存在一种对马克思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上的曲解——一种忘记了人的曲解,一种以生产力为中心的思想在‘由特定经济体系所决定的人的本质’问题上沉默的”^[9]。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所强调的人及其全面发展并未在苏联模式中发生,“人的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缺失的核心’”^[10]。真正要复兴社会主义,就应该紧紧围绕这一核心,将社会主义概念转化为一个有机的体系,保证人的全面发展的实现。莱博维奇提出,位于这一有机体系核心的是三个关键要素,它们共

同建构起稳固的“社会主义基本三角”:(1)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2)工人组织的社会生产;(3)满足公共需要和公共目的。

在社会主义有机体中,只有让生产资料为全体社会成员共同掌握,才能保证社会公共活动及其成果最终导向所有社会成员的自由发展,而不是用来满足资本家、个别团体或政府官僚的私人目的。莱博维奇着重强调,社会所有与国家所有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决不能将前者等同于后者。国家所有并非“自动地惠及”(事实上)全体社会成员。社会所有则蕴含一种更为基础、更为深刻的民主,全体人民在其中作为主体发挥作用,既是社会的生产者又是社会生产的重要受益者,工人组织的社会生产试图在全体社会成员之间建立一种合作和团结的关系。在莱博维奇看来,一旦在整个社会生产中形成这样一种关系,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所导致的工人的“智力上和身体上的畸形化”将会终结,被以智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分离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所夺去的“身体上和精神上的一切自由活动”将得以恢复。工人的工作场所再不能仅仅成为体力劳动的地方——作为智力转化之成果的劳动工具在工人到来之前就已经准备就绪,工人变成机器的一个零部件受到严格的支配。工人的工作场所应该成为“思”和“做”相结合的地方:不是突兀地介入到生产地点,而是参与生产的整个过程,既需要充分发挥精神的力量,又需要尽其体力,使得各方面潜能都能得到最充分的发挥。“社会生产因此是生产者充分发展的一个条件。”^[9] 满足公共需要和公共目的是社会生产活动的最终目的,全体社会成员并不是作为相互分离、漠不关心的个体而存在,而是作为一个共同体的成员发挥作用。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一种能够充分反映社会需要的各层级的民主制度,因为只有信息和决策源源不断地从底部向

上传递,生产才能够反映公共需要;另一方面,它还需要社会成员正确地对待自身的能力,意识到我们共同的人性,理解每个个体能够充分发展其潜能的条件——我们的生产活动是满足他人需要的。支撑新社会有机体的三个关键要素绝不是独自发挥作用的,“社会主义三角的这三个方面是彼此依赖、相互支撑的”^{[2]187}。离开了社会需要的生产,就不存在真正的社会所有权;离开了社会所有权,工人的社会生产也不会趋向社会需要。

二、社会主义的实现路径

清晰地界定未来社会的目标,对于现实社会革命运动的重要引导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并非意味着所有问题的解决,“知道你想去哪里仅仅是第一步,它并不等同于知道了如何到达那里”^{[2]127}。莱博维奇始终强调,代替资本主义的新社会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有了确切的目标但没有合适的路径,不能将其付诸实践,社会主义则只能是乌托邦。社会主义不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成员不通过正确的路径切实有效地改造现存的社会制度,生产力发展的成果就仍然为极少数社会成员所占有而不可能满足社会公共需要这一目的,人的全面发展便缺失必要的实现条件。在“如何实现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莱博维奇的答案是实践:“离开了人的实践,我们便无法想象人的发展。”^[11]更确切地说,这种实践是马克思赋予新内涵的“革命的实践”,即“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5]134}。基于此,莱博维奇认为,这种实践不仅会创造出新社会物的条件而且会培养出人的条件,它所带来的改变,“既是劳动客体的改变又是劳动者自身的改变”^{[12]24}。

在莱博维奇看来,这种实践是“一开始”就应该发生的实践,即一旦人们确定了社会主义

的目标,就应该立即进行的实践。“一开始”是莱博维奇从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中凝练出的一个概念。作为消费资料的社会总产品在个人分配之前还应该扣除“一般管理费用”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并且前者“一开始就极为显著地缩减”,后者则“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13]362}。借用马克思“一开始”这一概念,莱博维奇意在提醒人们认识到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紧迫性,那种等到新社会到来后再去实践的认识是不切实际的。社会主义社会决非突然插入到人类历史进程中的全新的“原始社会”,也非由人们观念的断裂而迸发出的新理念,而是从旧社会内部产生的、作为现存社会否定之否定的结果。正因为人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处于异化状态,是一种畸形的存在,社会主义才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为个体各方面能力的发展和需要的满足提供最为充分的条件。根据唯物辩证法,新社会是通过转换它的历史前提发展而来的,是对旧社会缺陷的超越,“它意味着新社会不可能在开始就已经完全形成了”^{[1]62}。社会主义就是通过社会成员的实践,实现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内含的阻碍人的全面发展因素的克服,同时也逐渐地完成对主体的改造,从主客体两方面完成对现存社会的超越。显然,这种超越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那个过程不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事实上,可能相当漫长”^[14]。所以,社会成员不能因为当下仍身处资本主义社会就放弃通往社会主义的革命实践,不能坐等新社会一切条件成熟以后再去实践,而是应将现存的社会制度视为革命实践的起点。一旦形成关于未来社会的核心认识,就不应使其仅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而应该从自身和当下创造出其实现的各方面因素,使得实践成为一种“一开始”的行动。基于上述认识,莱博维奇的口号便是:社会

主义应该“现在就建”!

在实践过程中对现存社会各种缺陷的克服决不是轻而易举的,“这个过程的一步都是一个斗争的过程”^{[2]148}。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种种矛盾,但它也不会坐以待毙,其覆灭有赖于主体的革命实践和斗争。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使得人们对工人阶级的革命性产生了质疑,以至于有些人提出“工人阶级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应该寻找新的革命力量。与此不同,莱博维奇坚定地认为,工人阶级仍然是革命实践的主体,是克服资本主义各种弊端的中坚力量。在莱博维奇看来,工人之所以在当下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继续坚持革命实践,由于“潜藏在所有工人斗争最深处的是马克思称之为的‘工人自身发展的需要’”^[15]。人们更多地倾向于将工人视为资本的对立面,认为其革命性来自资本的剥削,反抗资本主义斗争最根本的推动力就在于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莱博维奇指出,这种认识应该被进一步地深化,工人不应仅仅被看作雇佣劳动者,而应该首先被理解为人,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的矛盾则源自雇佣劳动与人类之间的矛盾。支撑工人进行持续的反抗并超越现存社会的革命实践的根源就在于“这个阶级的‘愤慨’:这一愤慨的产生‘是由于它的人类本性和它那种公开地、断然地、全面地否定这种本性的生活状况相矛盾’”^{[7]282}。参与改造旧社会实践的工人,不能被分割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部分先进分子取得了具体工作场所和社会事务中的决定权,而绝大部分工人则被排除在外。莱博维奇强调,工人之间的这种关系带来了知与行的分离,“不仅导致了工人的自身和建设社会主义所必需的因素的扭曲,而且还创造了某种条件,即使得企业管理者成为了最初的资产阶级”^[16]。作为革命实践的主体,工人之间从一开始就应该建立一种协作和团结的关系,避免

资本对工人之间的分化,使资本不再成为各个生产者之间联系的中介。当参与改造旧社会的个体之间不再有地位上的差别,认识到他们“彼此之间就像是家庭的成员一样团结统一”^{[7]275}时,便能够保证,建立在这种社会关系基础上的每个人的行动,都是为其他成员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的。

在克服资本主义社会缺陷的诸多实践中,莱博维奇尤为强调改造社会成员思想的革命实践,认为“阻止新社会诸种元素瓦解的重担便落在观念的斗争上”^[17]。根据马克思的判断,伴随资本主义特定生产方式的发展,资本越来越成为一种独立的力量。资本的本质使得机械优势的发挥、新科技和新发明的引入等一切发展生产的方式,都转化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导致死劳动与活劳动的对立,工人被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所有这些都大大加深了工人面对资本时的依赖感和无能为力感。”^[3]更为严重的是,资本主义越是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本身便越是深深地打上资本家对工人统治的印记。因为,在整个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资本需要源源不断地补充劳动力的后备力量,市场完全能够“粉碎一切反抗”,使得任何想要生存的工人都必须接受资本的规则。最终的结果便是如马克思所描述的那样:“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中,工人阶级日益发展,他们由于教育、传统、习惯而承认这种生产方式的要求是理所当然的自然规律。”^{[18]293}因此,资本主义发展并不会直接暴露自身的缺陷,促使工人阶级反抗意识的觉醒,“恰恰相反,内在于资本的趋势塑造出认为没有别的选择的人们”^[10]。在莱博维奇看来,“没有别的选择”是一种极其可怕观念,是通往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最直接的障碍,使得资本主义的任何一次危机都不会成为其内爆的导火索,仅仅带来一场痛苦的重组。面对这种资本

主义制造的、笼罩在整个社会之上的普遍的意识,创建新的社会革命实践的胜利则必须“首先再造和建构那种可供替代选择的视野,并且使那些隐含在这些斗争中的东西明确化”^{[1]54}。莱博维奇指出,这种观念的斗争应该在多方面展开:首先,它应该强调已经开始了一种替代性选择的社会现实过程深入发展的重要性,为此“观念的斗争应该从传播资本主义本质的知识开始——通过证明贫穷不是穷人的错误,排斥不是被排除者的过错,财富是人类活动链的结果”^[19];其次,它还应该明确呈现这种理念,即每个社会成员都能够自由地运用人类智力活动的成果;最后,在资本主义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它还应该超越资本所推崇的个人利益至上的观念,帮助全体社会成员重塑人类共同体的理念,因为,“我们的前提是人类共同体的概念”^{[2]144}。

三、“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发生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之交的苏东剧变,无疑使社会主义运动遭遇了重大挫折,严重削弱了世界各国共产党的力量,宣告历史终结、资本主义最终胜利的声音在世界上此起彼伏。在社会主义陷入低潮之际,伴随新自由主义的衰竭和左翼政治力量的回潮,拉丁美洲“21世纪社会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得以持续发酵,成为一股在世界范围内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思潮和力量,有力地回应了资产阶级学者对社会主义的质疑。尽管“21世纪社会主义”这一概念是由委内瑞拉前总统查韦斯于2005年首次提出^[20],但是在其后期理论化和系统化过程中,莱博维奇扮演着关键角色,德裔墨西哥学者海因茨·迪特里希·斯特凡、智利学者玛尔塔·哈内克、迈克尔·A.勒博维茨等左翼学者可谓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建构

的旗手^[21]。莱博维奇对“21世纪社会主义”寄予厚望,充分运用自身已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对其加以逻辑化论证和体系化完善,努力使其成为在当代复兴社会主义和替代资本主义的重要方案。

莱博维奇强调,在当代已经不能简单地使用“社会主义”来概括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21世纪社会主义”应该成为当代复兴社会主义的新的选择,“因为存在着一种破裂。马克思批判所强调的人的发展在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中消失了”^[22]。这里的“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实践”主要是指以苏联模式为主要特征的在二十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莱博维奇称之为“真实的社会主义”。在莱博维奇看来,“真实的社会主义”在实践过程中并未准确地把握马克思革命实践的内涵,也无法正确处理它所内含的两种产物的重要联系。“真实的社会主义”往往聚焦于社会生产力发展上,认为生产力是衡量整个社会是否达到社会主义的重要标准,由此便不惜动员社会一切力量来发展社会生产力。莱博维奇认为,这其实仅仅是改造旧社会达到新社会革命实践的一个方面,即改造了社会的客观环境;另一个方面是改造人,即要求整个社会所创造的物质条件满足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并且,这两个方面是内在一致的。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实践过程中只是一味地追求生产力的发展,改造了社会的物质条件,却并未实质性地推进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解决,反而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社会成员各方面能力和潜能发展的障碍。“对于工人的统治阻碍了他们能力的发展,必然使其远离生产过程,限制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是,工人生产能力的发展”^{[12]154}。“真实的社会主义”由于在根本上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核心,其失败是必然的,也注定无法承担起复兴社会主义的重任。“21世纪社会主义”决不是作为它的“重复

发明”而出现的,而是“一种革命性复归——回归至马克思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22]。

如果说理解社会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那么理解“21世纪社会主义”则是当代复兴社会主义的重要前提。莱博维奇指出,当人们最开始认识某些事物的时候,可能不会立刻就能抓住事物的本质,清晰地界定它的内涵和外延,从而形成对特定事物比较精准的认识。此时,一种比较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排除法,把那些从根本上与社会主义核心相背离和已经被“真实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是错误的东西首先清除出认知的范围,逐渐趋近“21世纪社会主义”的真正内涵和外延。其一,“21世纪社会主义”的理想社会不能被设定为这样一个社会:在那里,人们受到那些以利润为目标的人从外部直接引导而出卖自身的能力从事工作,最终导致剥削的增长,而非满足人们自身的需要。“简言之,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资本主义。”^[22]其二,与“真实的社会主义”根本不同,“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一种国家主义社会,社会发展决不是由上级制定的,所有社会成员的主观能动性也不完全掌握在国家持有人和干部手中。其三,“21世纪社会主义”既非民粹主义,也非极权主义。其四,“21世纪社会主义”不是像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那样制造出新的技术和生产力拜物教,决不会以牺牲社会成员赖以生存的环境来换取生产的进步和巨大的经济规模。其五,“21世纪社会主义”并非如自称是它的创始人的海因茨·迪特里希·斯特凡所说的那样在本质上是一个复杂的信息化问题——它使得社会成员消费品的交换建基于每种具体劳动数量的控制论计算之上。如果必须从正面予以界定,莱博维奇认为,查韦斯的一段表述“精确地”呈现了“21世纪社会主义”的内涵:“我们必须回归作为主题、事业和道路的社会主义,并且是一种新型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它将人

而不是机器或政府置于优先一切事物的地位。”^[9]

莱博维奇根据查韦斯领导委内瑞拉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实践,坚定地认为委内瑞拉的革命性实践正是通向“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为当代复兴社会主义提供了新的选择。莱博维奇认为,确认一个社会是资本主义真正替代方案的唯一标准,就在于这个社会明确地将人的发展和人的能力的增长作为目标。这一观点体现在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宪法》之中。该宪法第299条强调,“确保所有人的发展”;第20条则宣称,“每个人都有自由地发展他或她的人格的权利”;在新社会的社会关系方面,宪法第62条指出,人民参与是“获得保证集体和个人充分发展参与度的必要路径”;第70条的焦点则是,“自我管理、共同管理、各种形式的合作社”,是作为以“相互合作和团结的价值观为指导的结合形式”的范例。对于新社会的政权性质,宪法第102条作出了如下描述:“每个人创造性潜能的发展和他或她人格的充分锻炼是在一个民主社会完成的”;宪法第135条同样对社会成员的义务作出了规定,“由于团结,社会责任和人道主义帮助,是基于每个个体的能力而又不容辞的”。在实践方面,委内瑞拉积极地对现有的企业进行改造,对已有的国有企业、资本主义企业进行改革,将已有的生产关系转换成协作式关系,将掌握外资公司的石油项目及其相关服务项目收归国有,利用石油收入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创造更多的社会福利,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要;同时,还通过社区委员法来推动基层政权的改造,建立社会委员会式的人民政权,普遍推广参与式民主,使得社会各阶层都能够广泛参与到国家决策过程中。在莱博维奇看来,委内瑞拉的实践是“开始拒绝帝国主义、新自由主义和资本逻辑的道路的逻辑延续”^{[1]109}。

尽管查韦斯领导下的“21世纪社会主义”吹响了当代复兴社会主义的集结号,但不能低估前进道路上的阻力,委内瑞拉革命性实践在深入推进过程中必将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与压力。在莱博维奇看来,这些障碍既有现行改革政策所造成的,也有历史因素积累所形成的;不但来自国内,而且来自国外。当前委内瑞拉的改革实践所面临的首要挑战是由现行国内发展战略所造成的不平衡,即经济改革已经开启并取得了显著成效,而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改革并未相应跟进。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所累积形成的贪腐文化和庇护主义成为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重要限制。委内瑞拉是一个严重依靠石油财富运转的国家,获得石油是整个国家社会生活关注的焦点,围绕石油开采使用权出现了严重的权力寻租和官商勾结现象,至今仍然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之中。此外,政治选举还未能卓有成效地开展,未能保证全体社会成员真正参与社会政策的制定,而在实质上成为政党交替的“传送带”。“认为它在查韦斯上任时便消失了,便是真正的天真。相反,它弥漫在查韦斯主义之中。”^[23]资本主义决不会放弃抵抗,任由其替代性方案成功实践,委内瑞拉的改革实践必将面临着来自国内外资产阶级势力的联合破坏,“委内瑞拉面对一个确定的内部阶级的反对,和更为重要的帝国主义敌人。”^[24]无论前景如何,委内瑞拉“21世纪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意义便是明确提出了一种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并积极地将其付诸实践,在当代点燃了人们超越资本主义的希望。莱博维奇尤为强调,委内瑞拉的革命性实践有着自身的特点,它丰富的石油资源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优势,每个国家都应该探寻自身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所以应该“超越委内瑞拉”。

四、结语

基于自身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经验的总结,莱博维奇所描述的社会主义核心、提出的实现路径,以及关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无疑对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和推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大的启示和借鉴意义。莱博维奇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无疑非常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解,并以此为理论基点纠正了人们基于苏东剧变而附着在社会主义上的错误认识。在实践层面,莱博维奇强调社会主义是一个需要作长期斗争的实践过程,必须高度重视无产阶级成员的思想改造实践,并对查韦斯领导的委内瑞拉的实践进行了理论化提升,试图将其打造为“21世纪社会主义”运动复兴的标杆。毋庸置疑,莱博维奇的这些思想和认识不仅为人们重新理解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历史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为当代工人运动提供了精神鼓励和智力支持。然而,同样需要警惕的是,莱博维奇所构建的理论也存在着致命的缺陷和显著的失误。莱博维奇对于社会主义及其实现路径的认识,往往是仅仅从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只言片语出发进行宏观的理论演绎,而未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进行整体把握和运用。在对苏联东欧社会主义认识上,莱博维奇又过于偏激,试图完全否定并清除社会主义的历史。对于当代社会主义运动,莱博维奇尽管认识到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存在的问题,但对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缺乏深入分析,所建构的指导理论过于理想化、主观化,并将社会主义的复兴寄希望于英雄式人物。这些都决定了莱博维奇的思想难以真正实现重大的理论创新和发展,也无法对现实的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产生实际的、长远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LEBOWITZ M A. Build it now: Socialis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06.
- [2] LEBOWITZ M A. The socialist alternative: Real human development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 [3] LEBOWITZ M A. The path to human development: Capitalism or socialism? [J]. Monthly Review, 2009(9): 42.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7] 莱博维奇. 超越《资本论》:马克思的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7.
- [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9] LEBOWITZ M A. New wings for socialism [J]. Monthly Review, 2007 (11): 34.
- [10] LEBOWITZ M A. If you're so smart, why aren't you rich? [J]. Monthly Review, 2015 (11): 27.
- [11] LEBOWITZ M A. The only road is practice [J]. Monthly Review, 2008 (2): 3.
- [12] LEBOWITZ M A. The contradictions of "real socialism": The conductor and the conducted [M].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2.
- [1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4] LEBOWITZ M A. Build it "from the outset": An infantile disorder? [J]. Science & Society, 2015 (3): 445.
- [15] LEBOWITZ M A. What makes the working class a revolutionary subject? [J]. Monthly Review, 2012 (7): 35.
- [16] 复旦大学国外马克思主义与国外思潮研究国家创新基地,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报告 2013 [R].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3: 61.
- [17] LEBOWITZ M A. Building upon defects: Theses on the misinterpretation of Marx's gotha critique [J]. Science & Society, 2007 (4): 489.
- [18]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19] LEBOWITZ M A. The knowledge of a better world [J]. Monthly Review, 2005(3): 68.
- [20] 徐世澄. 拉丁美洲现代思潮 [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10.
- [21] 贺钦. 试析拉美“21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源流及其本质 [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5(3): 76.
- [22] LEBOWITZ M A. What is socialism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 Monthly Review, 2016 (5): 36.
- [23] LEBOWITZ M A. Building twenty-first century socialism [EB/OL]. (2008 - 09 - 06) [2019 - 08 - 20]. <https://canadiandimension.com/articles/view/building-twenty-first-century-socialism>.
- [24] LEBOWITZ M A. An alternative worth struggling for [J]. Monthly Review, 2008(5): 21.